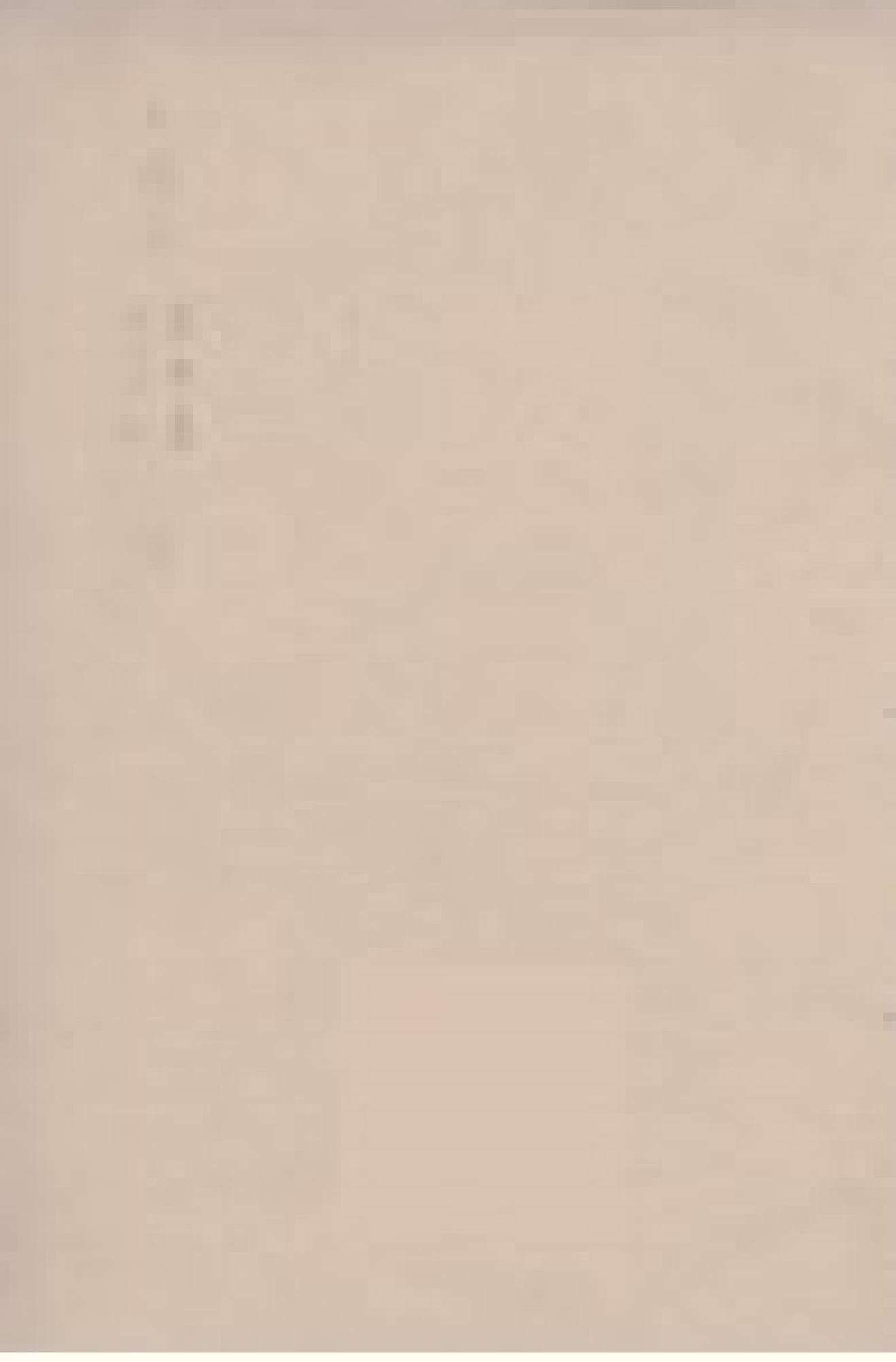




魏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四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呂布張邈陳登臧洪陳容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

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

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龜

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

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爲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

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爲騎都尉

甚愛信之誓爲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
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
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
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注拳力也

爲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
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
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
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
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
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

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

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

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

罷布不能拒催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

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將數百騎出武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

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讐欲以德之術惡其

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

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

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

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

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

英雄記曰

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與張楊合紹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

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

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

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

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

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
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
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
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
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
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
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
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
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
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
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邈從布
留超將家屬屯雍邱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

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

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

中入則享於上席出則為眾日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

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捨

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

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

求為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

諫稱尊號未詳孰是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

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

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

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

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逆所

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日於遐

邈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

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

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敢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

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

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
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
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
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
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
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
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
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
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
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
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將
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門內將軍便開門內將
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
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
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
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問外同聲大呼攻
悶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
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
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
入府弓弩並射萌眾萌眾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

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興性
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
謀時宮在坐上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
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
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術遣將紀靈等
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眾

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
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
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
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
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
等曰元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
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

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
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
布許之術遣使韓允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
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
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
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
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
還絕婚械送韓允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
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往并令奉

章謝恩

英雄記

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

為平東將軍

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

又手書厚加慰勞

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

書購捕公孫瓚

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

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

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

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

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

之人分為誅首

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

詔書布當以命為效

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

齋詔書又封平東將軍

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

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

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

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

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

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

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乃登見太祖因陳布

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

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

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
登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
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
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
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
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
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
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
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
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

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己并力共擊術

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

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

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

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

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

即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

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

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

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所恃軍彊盛常言猛將

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

之問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

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

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

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

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

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

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

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
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
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
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
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
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卽遣主簿齋賤上禮貢良馬五
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
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
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
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救引還下邳霸
後復與建安三年布復叛爲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
布和
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
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
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
及太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
中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

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謂曰將軍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寵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布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遇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若不過於曹公而欲委金城捐妻哉布乃止出術亦不能